

## 永远忘不了的校歌

□游黄河

我们的学校四周都是高山，太阳八点多钟才从山坳里出来。最先照着的是那块平地，在平地上，有一排平房。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土操场。天晴的日子，场子里总有人在蹦蹦跳跳，一到下雨或者下雪的时候，蹦蹦跳跳就在走廊上。

高先生正规师范毕业，另外四个老师都是“土八路”。高先生不是校长，校长是沈先生。沈先生忙里忙外，要去小镇上买一些生活用品，拖欠的工资要去找镇上的领导要。高先生一个人，据说在别的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个相好，也不知真假，他从不说。

他上课的时候，教室门都开着，哪怕是下雪的日子，冷得不行，门也开着。高先生一讲课，整个山谷都有回声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家长找自己的孩子——农村里谁家没有些事儿呢，要么是家里的牛跑了，或者家里来了亲戚，再不就是家长要去做客了，把孩子接着一起去。

家长在门外喊孩子，高先生硬是不理睬，绝不让那个孩子走出教室。就是下课后，也不让那个孩子走。最后是沈校长跟高先生商量，才让那个孩子的家长接走了。这以后，家长都知道了，高先生上课的时候，站都不能站到教室门口，只有等别的老师上课，才能接孩子。

高先生喜欢跑步，早晨从这个

山头跑到对面山上一个山头。好多农人都在坡地里锄草、栽苗或者挖地，见到高先生从这边跑到那边，然后又从那边跑到这边，他们都议论，这高先生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。有那么多力气还不如挖几丘地呢。

高先生不只是跑步，跑的时候还唱歌：“日出东边神气爽，西边霞来飞满天。半空腾云楼阁现，济济一堂如春风。山河响彻云崖暖，青峰岭上欢乐扬。待到一日风帆起，直挂沧海破云霄。”

那断断续续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。有那力气，真不如弄些吃的——好多人都这样想。

高先生上课的时候，也教学生唱：“日出东边神气爽……”学生一起唱，嫩嫩的声音，嫩嫩的歌曲，唱得学生摇头晃脑。高先生也把头扭过去，扭过去，一直扭到不能再扭了，最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那张讲桌只有三条腿，哪里经受得了高先生的一巴掌，一下就歪到一边去了，正好压到了高先生的脚上。他嘿嘿地笑了笑，一般的人哪里看得出高先生笑里的意思啊，桌子压着他的脚，疼呢。

高先生把学生拉到场子上，站好队伍，先也是一起唱：“日出东边神气爽……”高年级的同学乱乱地站在一边，也跟着唱了起来。沈校长总是不组织其他班级一起唱，可是

孩子一听到歌声就出来了，那些老师也鼓励孩子跟着高先生这班级的孩子一起唱。

我毕业的时候，高先生还没有结婚。有一个女孩子，长得不是很好，来过几次，找高先生。可是高先生总不冷不热，女孩呆了一阵子又走了。

女孩子来的时候，好多学生趴在窗子上，从一层塑料油纸边上看。看着高先生坐在一把破凳子上，女孩子坐在另外一把破凳子上，高先生轻轻地哼着：“……西边霞来飞满天……”女孩子问，你看这事情怎么样？那时候高先生唱到了“待得一日风帆起”。女孩真的起来了，一甩手，就走了出去。那些趴在窗子前的学生，一下轰地散开。

我们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，那首歌我们唱了好多遍。唱到最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它就好像一汪奔涌的泉水，慢慢浸湿了我们的眼睛。

我们心里都把它叫做校歌。“……待到一日风帆起，直挂沧海破云霄。”唱着唱着，我们就把高先生抬了起来，抛了起来。高先生，就是我们的风帆。

这校歌，是我们一生里记得最清楚的歌曲，也是我们最会唱的歌。它如血液一样，在我们周身飞快地转动着，慢慢地渗入到骨髓里，跟我们一起成长。

仅代表桥。

没过几天，我带团去华东五市，来到周庄。安排客人自由活动之后，我在周庄的富安桥边上傻坐着，眼望着潺潺的河水上一个个撑篙驶过的小船，幻想着《三重门》中林雨翔和苏珊的那场小雨中的相遇。

胖子打来电话，说：超群，我要出国了，可能有段时间见不到面。

我是个羞于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人，手在膝盖上紧了紧，不知所措地说：哦，挺好的。然后僵在那里。这时，过来两个穿着旗袍手持折伞的姑娘，说：你挡住我们拍照了。

我蜷缩着身体躲进了另一块阴凉，打量了一下那两个女人，对胖子说：胖子啊，江南的女人，不如咱们班的姑娘好看啊。

## 不诉离殇

□王超群

我是威海人，在威海上大学，在距离毕业还有四个月的时候在威海找了工作，租了房子。然后在毕业前几天，我70多平的出租屋里挤进了即将毕业的同学们。

我要提一下我们这个班的人口构成情况。我们是旅游管理专业，班上七个男生，二十七个女生。在那些个晚上我们三个男生蜷缩在大厅的单人沙发上，目睹着一场场“汗妞充栋”的视觉盛宴。我想，如果没有特别大的自然灾害，以后这样的场景几乎是看不到了。

我一边喝咖啡一边吹风扇，漫无目的地玩着手机，一边听着一屋子姑娘们匀称而有节奏的呼吸声。后半夜我知道了很多小秘密，比如谁打呼噜的声音比较大，谁喜欢说梦话，谁睡觉会磨牙，谁膀胱小起夜撒尿。

毕业那天的相聚，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或者倒数几次见面了。那天一早，我们一同坐了去学校的公交车，吃了食堂的饭菜，走过熟悉的校园，和老师们合了影，最后一次拥抱了大海。

我的同学都喜欢威海，尤其是来自内陆的同学。他们在接触到大海以后，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有一种东西大到不管多少人在里面喧嚣，不管人类建造了多大的东西在里面跑得多快，都无法改变其分毫。它永远都是包容的，安详的。

我们宿舍的胖子辞职后在我这里蛰伏了两个月，最后决定去新加坡工作。而班长则去北京做了北漂，寄宿在他的姐姐家。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才知道，原来很多北漂睡的天桥并不是“酒旗戏骨天桥市”的天桥，那个天桥，仅

## 那年，她留在了毕业季

□贺宽叶

1988年，青岛。  
刚从白先勇《寂寞的十七岁》里挣扎出来，十八岁的天空半雨半晴。那时候天天盼望毕业季早点到来。大学的功课并不紧张，大段大段空白的时间，可以用来倾听，阅读，恋爱。

张明敏的校园歌曲仅仅是好听，侯德建的沧桑挺动人，程琳的声线稚气未脱，耳朵和心，依然在寻觅好声音。

又多瞅了她一眼。白衬衣下胸罩的轮廓若隐若现。

她来自胜利油田，同学们唤她燕子。燕子学过舞蹈，走路轻盈飘逸，处处投下曼妙婀娜的身姿。燕子家境优裕，有班里唯一的双卡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，还有一台随身听。她就像俄国画家克拉姆斯柯依笔下的《无名女郎》：美丽，孤傲，桀骜不驯。燕子的包里经常带着花生米、玉米粒，随时撒到花坛草坪，给流浪的小动物提供食物。班里男生纷纷前去献殷勤，她对待每一个都不瘟不火，若即若离。

我是班里唯一一个几乎不跟她搭腔的男生。不是不想，是在显示个性，

故意压制心里萌动的情愫。之前，我已经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，悲欢离合始乱终弃的故事了然于心，也知道了一些如何获得芳心的所谓诀窍。打算用《简爱》里罗切斯特的冷酷傲慢“以毒攻毒”。

校刊上开始零星出现我的文字。我居然订阅了一份《文艺报》，每周四来了以后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翻阅。如今想来，一个青涩少年阅读文艺大报的样子确实滑稽可笑。不过，那时候喜欢文学，能提笔写作可是个金字招牌，不逊于如今的腰缠万贯荷包鼓鼓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慢慢地，燕子开始主动跟我打招呼，问问我最近看什么书，写了什么东西。我压抑着将要喷发的快乐，使着罗切斯特的调子冷冷作答。渐渐地，我俩交往密集起来。

走近了燕子，我才第一次知道人间有个叫邓丽君的绝世女子。

燕子满满一鞋盒卡带，大多是邓丽君。我也喜欢上了邓丽君。她的哀而不伤，甜而不腻，含泪的微笑，悠悠的慨叹，每一个音符都动人心魄。从十八岁，到八十岁，少年的轻狂孟浪，中年

## 借钱买票

□韦钦国

1990年7月我大学毕业。办好毕业手续后，同学就相继离校了。我因有事耽误了两天，待我准备去车站买票时，心里却发毛了：25元车票钱找不到了！

这25元是学校发的派遣费，刚好是我从西安到济南的路费。我慌乱中把宿舍各个角落找了个遍，却没有找到。这下子我更毛了，因为当时我身上除了几张饭票再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了。七月的天，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——回不了家了！报不了到了！

当时通讯不便，没有网络，无法及时转账，求助家里的话只能拍电报或写信，等钱寄过来至少需要一周时间，我的饭票是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。

更可怕的是，此时我们那栋毕业生住的楼上几乎人去楼空了。

在绝望中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逐层逐室敲门，希望能遇到认识的校友以获得帮助。等敲到第五层几乎就要绝望时，忽然听到了水房有流水的声音——有人！过去一看，是一位曾在一片打球但不知道姓名的同学。我说明情况后，他借给我10块钱，还抱歉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派遣费买完车票就剩这些了。”

10块钱只能到开封，距济南还不到一半。

此时到了吃饭时间，我已饿得不行，就下楼买饭。在去食堂的路上，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待揉揉眼睛断定那人就是我们班的徐凤军后，如看到大救星一般，不顾一切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。

徐凤军听我说明情况后，说：“我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只能借给你10块钱。”

徐凤军沉思片刻，说同学都走了，没地方借钱了，得想别的办法。他说他还有件衣服可以卖。这下提醒了我，我赶紧回宿舍找了一条裤子，和徐凤军一块去了校门口——那里有收毕业生旧书旧衣的。

好说歹说，两件衣服卖了10块，终于凑够了车费和路上的饭费！

## 有声的记忆

□刘丽

我2005年大学毕业。

那时候手机是彩屏的，铃声是32和弦的，也没有什么拍照和录像功能。那时候拍照用的还是胶片相机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12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科技早已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改变着生活。

在我们那个时代，除了郊游平时很少拍照，录像更是奢侈的事。毕业前两天，我们宿舍的大连姑娘神奇般地弄了台录像机——就是电视台记者用的那种。

时间比较紧迫，一帮理科女生，也没想过构思啥的，就是单纯地把我们在大学最后的时光记录了下来。

我们去教室录我们上课坐在教室的样子，去实验室录我们做实验的样子，去宿舍录大家谈天说地的样子，去食堂录打饭阿姨叔叔们的样子……大连姑娘扛着录像机走在前面负责录像，我们几个在校园的路上走着，说着，笑着。

在当时以录像的形式纪念毕业并不多见。迎面走来几个不认识的男生，友好地闯进镜头跟我们打招呼。

时间比较紧迫，录完就找了家店连夜刻录了光盘——因为有同学离校比较早，得赶在离校前人手一份。

光盘没有做任何处理，嘈杂的背景，晃动的画面，断断续续的声音，却是那样的真实。在那个年代以这种有声的形式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记录下来，已经非常珍贵，想来很是安慰。

毕业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有天我曾一个人打开过光盘，看那时候青涩的我们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笑脸，对着镜头略有羞涩地说着离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憧憬……往事历历在目，愿岁月静好，同学安好！

毕业记忆

投稿邮箱：  
qhwbxz@163.com

